



重庆主城溪流的命运

写在桃花溪整治工程动物园段首次灌蓄清水之际

■记者 李伟 刘邦云/文 张质/摄 郭娟/制图

11月2日,前后整治长达20年之久的桃花溪动物园段,首次灌蓄了5万立方米清水,沿岸市民有了笑脸。据介绍,从明年起,整条桃花溪将流淌清水,惠及沿岸40万居民。

昨天,重庆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这里,发现桃花溪的水质已得到了根本好转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建中来到桃花溪边,看到清清的河水流淌,忍不住俯下身,掬起一捧清水闻闻。因为原本流进桃花溪的绝大部分污水,已流进了截流干管。部分污水变成清水之后,重新流进了桃花溪。溪水里重新有鱼儿游动,有荷花等许多水生植物。市人大城环委主任杨荣良评价认为,桃花溪的治理,可以成为城市河流治理的典范。

而梁滩河的河水依旧发黑发臭。杨荣良尖锐地指出,今年以来,梁滩河的水质不但没有好转,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迹象。据悉,国家正在对梁滩河的治理规划进行调整,新的治理规划即将出台。河道两岸将不再修建大规模堤岸,只清理河底的淤泥,截断流向河里的污水,整治两岸的污水和垃圾,将工厂全部迁进园区,估计最迟明年将启动全面治理。

另据悉,梁滩河主河道两岸200米范围内,已经划定为畜禽禁养区。该范围内所有养鸭场将在明年内取缔搬家,以此杜绝向河里直排鸭粪的行为,使河水重新变得清亮。



主城溪流原分布图

主城溪流现状

- 九龙坡区**
 - ▲桃花溪:20年艰难整治终可清水流。
- 大渡口区**
 - ▲茄子溪:溪流已经消失,难觅踪影。
- 南岸区**
 - ▲海棠溪:填平修建高档酒店及住房。
 - ▲野茅溪:滨江路开发,溪流成了下水道。
- 江北区**
 - ▲董家溪:已成臭水沟为城市开发让道。
 - ▲溉澜溪:河沟早已没水,大面积开发即将开始,面临的将是被填的命运。
- 沙坪坝区**
 - ▲清水溪:虽名为清水溪,早已臭水流。
 - ▲詹家溪:水流虽依旧,但沿途污染严重。
- 渝中区**
 - ▲大溪沟:只存一个地名在市民的记忆中。
 - ▲黄沙溪:上面已经是高楼林立,溪流不见。

清水虽然来了,市民仍存疑虑

“来,叫声你好!” 11月3日上午,桃花溪石坪桥段的岸边,绿树成荫,退休工人周秉昌拉着蒙在鸟笼上的布,一只小八哥一边跳跃,一边熟练地叫起“你好”来。

周秉昌多年前就“改行”遛鸟了,孩提时就生活在这里的他,以前爱好钓鱼。“小时候,桃花溪的水很清,里面有鱼有虾还有螃蟹。”周秉昌回忆,“这可是娃儿们的乐园,放学后经常下去扳螃蟹,有时跟着大人一起找个回水的地方钓鱼。”渐渐地,周秉昌养成了钓鱼的习惯,一有空闲时间,他都会在桃花溪甩下钓竿。

“那个时候肉少,吃鱼可是开荤。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周秉昌与一同有此爱好的邻居们就开始郁闷了。“以前几分钟钓一条,后来半个小时过了也不见鱼儿上钩。”后来,桃花溪的水变得越来越黑,他就再也没有钓到鱼。退休之后,实在没有什么要事的他“改行”养起了几只鸟。

“这几十年来整治过多次,但污染却始终不见减轻。”周秉昌说。

不过这两天,他和邻居们都还有些愉快。因为桃花溪整治工程马上就要全面完工了,11月2日动物园段还灌了5万立方米清水。

“桃花溪从此就能清水长流吗?”周秉昌还是有些将信将疑,“它整治了这么多次,会不会又臭,我觉得还说不清楚。”

20年艰难治理,明春始流清水

记者对重庆主城溪流的考察是从桃花溪开始的,历时半个月。为了让它变清,桃花溪市政老总王斌深感责任重大,他与同事们连国庆长假也没休息,回顾治理的过程,王斌用了两个字:“艰难”。

【溪流寻踪①】

海棠溪:海棠花谢 溪已填平

海棠溪再艰难,仍算幸运。而作为古巴渝十二景的海棠溪,已被填平了。今天的南岸海棠溪,车水马龙,高楼林立,记者随机抽查了两个在南滨路上骑自行车的年轻人,他们惊讶起来:“这里曾经真有小溪吗?完全看不出来呀。”

如今,随着喜来登大酒店两栋高楼的崛起,海棠溪留给市民的只是地名的概念,而昔日海棠花开飘洒溪流的场景只能留在了记忆里。在海棠溪上山上的步道上,还残留着一条老街。今年69岁的李生平老人在路边有些破旧的小屋里,开了一家小卖部。

“这里以前不但有条小溪,还是一个繁华的码头。”李生平一谈起昔日的海棠溪,有些激动。当时还没石板坡长江大桥,海棠溪是重庆到黔江、贵州等地主要的转运码头。

“溪水从南山上经罗家坝流出来,在长江边形成几百米宽的回头水,形成了码头。”李生平说,“溪的两边原来有海棠花,水流小但很清亮。”

由于海棠溪与长江连在一起,“就是涨大水海棠溪两岸也不会受淹,只是水位稍微抬高一些,哪像今年大水把滨江路都给冲得行了不行?”

李生平告诉记者,在上个世纪80年代,由于建设的需要,海棠溪中段的罗家坝逐步修起房子,原来的小溪

【溪流寻踪②】

董家溪:臭味扑鼻 让道房产

海棠花谢了。位于北滨路上的董家溪又如何? 11月的秋阳下,董家溪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靠路边的房地产工地上,工人们正忙着打桩。顺着工地走进,董家溪改造工程正在进行。

“幸好还来得及,过一段时间来你就看不到董家溪了。”守工地的韩均华告诉记者。眼前的董家溪完全不能再叫溪,已经是一条臭水沟,黑褐色的污水夹杂着垃圾从一个涵洞里流出来,臭味扑鼻。

桃花溪流域面积31.12平方公里,全长15.79公里,起源于沙坪坝区,流经大渡口区、高新区和九龙坡区,沿线密布了近千家企事业单位,居住了40万居民。每天,岸边的企业和居民将约6万吨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,注入桃花溪。其上游河段,更是堆积着200多万吨生活和工业垃圾。上世纪80年代,桃花溪变臭、发黑后,引起市民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。1981年,市政府为治理桃花溪进行了调查研究。1987年,市政府成立了桃花溪治理领导小组,下设治理指挥部。1998年,该指挥部撤消。

这10年,共投入1868万元治理经费。其间,市民对治理桃花溪表现出了极大热情,许多市民义务挖淤泥,清河床,定期打捞漂杂物。但这些付出并没得到相应回报,河水依旧发黑发臭,垃圾随处可见。

“污水截流以后,桃花溪就没有了来水。如何解决桃花溪的水流问题呢?彩云湖水将是桃花溪涓涓清流的源头。”王斌说,修建该水库既可以给桃花溪补充水源,还可以防洪,调节生态环境。彩云湖水库占地300余亩,正常蓄水可达168万立方米。

但“它旁边就是工业园区和居民小区,如何保证彩云湖不受污染呢?王斌称,彩云湖水库四周已修建了环形管道,截住流向水库的污水。同时,彩云湖生态补水设施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,“彩云湖和桃花溪沿线的污水管网将在年

底前连接,桃花溪沿线的污水都将实现截流,大部分的污水将通过管网送到鸡冠石污水处理厂处理,一小部分将由彩云湖生态补水设施处理。”

王斌介绍,公司明年还将在彩云湖前开建200亩的湿地公园,栽上梭鱼草、再力花、大黄花等抗污强、能大量吸收重金属、净化水体的植物,对污水进行“吸污消化”处理,“在今年底,随着彩云湖水库的完工和污水管网的对接,桃花溪将在春节前开始流清水。”

今年6月8日,市内一媒体的报道标题则是“九龙坡十亿巨资打造主城最大人工湖,大手笔勾勒10万人入住的湖居大社区”。

桃花溪治理究竟花了多少钱?王斌对此不愿意正面回答。“工程还没有完工,二期只是预算。”记者有案可查的,从1987年开始治理的10年间,总投入是1868万元,2001年后究竟花了多少钱,还需要等工程完工后决算,但是从九龙坡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消息,仅彩云湖公园花费的资金就达10个亿。

20年治污路,花了10多亿资金,桃花溪终将清水流。“但整治后的桃花溪,仍然不可能达到自然生态时的清澈。因为原有的桃花溪自然生态已经不见了,我们哪怕是在再努力,设计再精巧,肯定比不上原有生态。”王斌坦陈。

底前连接,桃花溪沿线的污水都将实现截流,大部分的污水将通过管网送到鸡冠石污水处理厂处理,一小部分将由彩云湖生态补水设施处理。”

王斌介绍,公司明年还将在彩云湖前开建200亩的湿地公园,栽上梭鱼草、再力花、大黄花等抗污强、能大量吸收重金属、净化水体的植物,对污水进行“吸污消化”处理,“在今年底,随着彩云湖水库的完工和污水管网的对接,桃花溪将在春节前开始流清水。”

今年6月8日,市内一媒体的报道标题则是“九龙坡十亿巨资打造主城最大人工湖,大手笔勾勒10万人入住的湖居大社区”。

桃花溪治理究竟花了多少钱?王斌对此不愿意正面回答。“工程还没有完工,二期只是预算。”记者有案可查的,从1987年开始治理的10年间,总投入是1868万元,2001年后究竟花了多少钱,还需要等工程完工后决算,但是从九龙坡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消息,仅彩云湖公园花费的资金就达10个亿。

20年治污路,花了10多亿资金,桃花溪终将清水流。“但整治后的桃花溪,仍然不可能达到自然生态时的清澈。因为原有的桃花溪自然生态已经不见了,我们哪怕是在再努力,设计再精巧,肯定比不上原有生态。”王斌坦陈。

【记者观察】

主城溪流消失 给我们的教训

在记者的考察中,主城消失和渐渐消失的不仅仅是海棠溪和董家溪。

不久前,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,发表了一篇《重庆城:何时再见小溪奔流》的文章。文中称,重庆山峦间自然形成的小溪,每逢大雨,溪水直下,泻入两江。雨后天晴,白溪青山,远远望去,煞是好景!构成了北京、成都、郑州、西安等平原城市永远都看不到的一道靓丽风景,“可是今天,这许许多多多的溪流都被或正在被填平建房,当初自然形成的溪流许多已不见踪影。”

溪流的消失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? 原住海棠溪的李生平说,早年可挽起裤管光着脚丫尽情在溪流中玩耍,傍晚可与家人在溪流边散步,闻海棠花香呼吸新鲜空气,“如今,只能看水泥森林了!”

溪流的消失,不仅让市民少了些野趣,有时还带来自然灾害:山体滑坡,水漫道路,肆虐的洪水冲毁房屋——今年7月17日,主城遭遇的洪灾,许多市民还记忆犹新。

桃花溪市政公司总经理王斌说,主城溪流原来的河道有几十米宽,现在的下水道只有几米宽,一旦暴雨水流不畅必然引发灾害。对于主城大量溪流的消失,王斌认为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短视行为。城市规划中没有将溪流纳入保护的范畴,而一些开发商顾及的是商业利益,不会对原有溪流进行保护。

就此,记者在北京采访十七天期间,专程采访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教授,他认为,在城市化和城市扩张过程中,自然河道的硬化运动导致溪流的消失,这是一种悲哀,更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,“即使是可再生资源,其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,因此对它们的使用,也需要采用保本取息的方式。城市化建设中应该保留自然河流、溪流,最少量地改变原有地形和植被以及历史遗留的人文痕迹,以满足城市人的休闲活动需要。”

尹明善专门提到了韩国首都首尔:这里原有一条叫清溪川的河流穿城而过。在城市化浪潮中,当地人也把城内河流盖了起来,上面修建筑,向河要地,清溪川成了一条下水道,“上届市长李明博拆屋揭盖,还清溪川本来面目。此举大得民心,李明博最近已被推为下届总统候选人。”最近尹明善到韩国访问,发现那儿已溪水悠悠。

但事实是,恢复重庆主城溪流原来的风貌,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因为就重庆目前的财力看,建起了的,不可能推倒重来。

王斌认为,如果真有这么一天,得同步跟上管理措施并提高市民和周边企业的环保意识。“我们安排了10多人常年清理桃花溪周边的垃圾,不论你怎么费钱去清理,沿线市民和企业还是要乱倒,我们只有干瞪眼。”

“但我们必须对填溪建房的行为好好进行反思了。”尹明善说,“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填溪建房和向溪要地,伤害自然,必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!”

【本报视角】

人对自然的改造伤疤可能是永远的

吾友袁凌,陕南学子,复旦毕业来渝,后考取清华博士,在渝从业新闻期间,他有一夙愿:想将重庆主城的溪流完整地调查一遍。结果时至今日,才勇由本报同仁作出尝试:重点对桃花溪、海棠溪和董家溪进行了考察。

之所以作这样的尝试,在于,溪流的命运折射城市的命运,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破坏与尊重,其实质,是探讨人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一严肃命题。

那么,重庆人与溪流相处和谐吗?回答是“不和谐”。本埠名士尹明善,曾为此专门撰文,呼吁“重庆何时再见清溪?”指出,重庆山峦间必有溪,两江之间必有水,山峦之间必有溪,如南岸有海棠溪、野茅溪,沙坪坝有清水溪、詹家溪,江北有董家溪、溉澜溪,九龙坡区有茄子溪、桃花溪,就连渝中区,当年也有大溪沟、黄沙溪,“可今天,这些溪流不见了,以至今夏特大暴雨,南岸区下龙门浩一带严重受灾,洪水冲垮了房屋。”

那么,这些溪流为什么会不见了? 根据我们的考察,今天,主城区的大部分溪流要么被填埋(为建房),要么成了污水沟,尽管有些溪流预埋了下水管道,但狭小的管道那堪泄洪的重负?而污水沟早为市民诟病,暂难改观。从人文角度来看,众多溪流的消失,不但使渝州十二景的“海棠晓月”再难觅踪影,就连上世纪七十年代还青青郁郁的野茅溪,如今也只能出现在远在英伦的“饥饿女儿”虹影的梦中了——当年,她就在那条清溪边长大。

曾经有一种蛮横的说法,叫“大河有水小河干,大河无水小河干”。事实恰恰相反,小河有了水,大河才能满,如果说大江大河是大自然的主动脉和血管,小溪小沟就是大自然的毛细血管。一旦毛细血管被破坏殆尽,大血管和主动脉的功能也将严重受损。今夏非但重庆,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济南等大城市的暴雨,轻者致使城市交通瘫痪,重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,问题在哪里?溪流消失了!

还在于,如今就算桃花溪巨资后可以变清,但已经消失的其他溪流却再难恢复。或许我们已经认识到,填溪建房或向溪要地,伤害了自然,却很难回头了——难道,谁还有屁股痒痒将诸如建筑于海棠溪之上的高楼撤掉吗?

人对自然的改造,伤疤有时是永远的,认真吸取主城溪流命运的教训,对这座城市今后的成长仍有教益。

张卫

曾繁荣的海棠溪码头已被高楼踩在脚下

董家溪也因房地产开发而埋入地下

本栏目征题热线 023-63907418